

当自己还只有十几岁时，最开心快乐的是哪一年呢？  
高中时代整天就在昏天黑地地看书，还是念初中的时候比较好吧。  
而且既不能是拼命备考的初三，也不能是还不适应初中生活的初一。  
那么，最为悠闲散漫的开心日子，还是在念初二时的十四岁吧。

## 十四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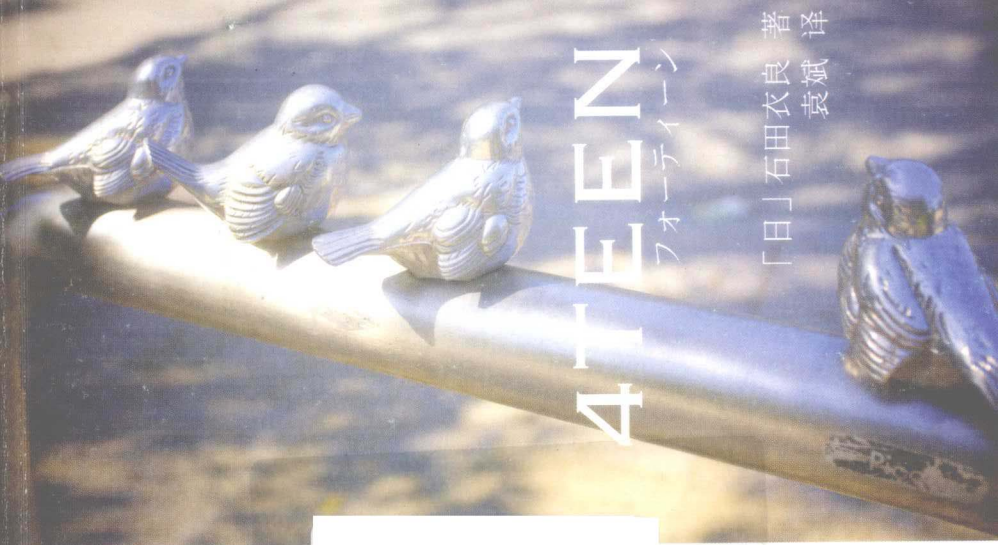
第 129 届直木奖获奖作品

来自异国的十四岁生活  
即便没有故事的交集  
也会有情绪的感同身受

# 4TEEN

フォーティーン

「日」石田衣良 著  
袁斌 译



ATEEN  
アオーティーン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· 桂林 ·

4TEEN

by ISHIDA Ira

Copyright © 2003 ISHIDA Ir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0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 A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SHINCHOSH A Publishing Co., Ltd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—CHINESE MEDIA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—2010—269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四岁 / (日) 石田衣良著; 袁斌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633-9779-2

I. ①十. II. ①石. ②袁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024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  
(网址: www. bbtpress. com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: 271100)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8.5 字数: 100 千字

2010 年 10 第 1 版 2010 年 10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5 000 定价: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- 001 惊喜
- 031 月光草
- 061 飞翔的少年
- 089 十四岁的情事
- 117 焰火绽放的夜晚
- 147 我们谈论性
- 167 天蓝色的自行车
- 197 迈向十五岁的旅程
- 259 后记 献给四个人的十四岁

# 惊喜



故事开始于刚放春假的一个星期一。在月岛车站楼梯尽头处、林立着上百家文字烧<sup>1</sup>店的西仲大道出口的麦当劳门前，我跨上山地车，一只脚蹬着护栏，不时地练习着两脚凌空驻车，等着同班的朋友。

下午三点。横穿过闪着斜光、化作淡橙色条纹的斑马线，内藤润最先到来。阿润骑着一辆特莱克山地车，车子的颜色和我的车有所不同，车身鲜红，附带变速器。因为身材较矮，所以他的车座调得很低。而我的车则是蓝色的。

“阿大还没到？”

阿润用中指往上推了推那副遮盖了半张脸大小的黑框眼镜，说道。我耸了耸肩。小野大辅是我在等的另一个人。一般来讲，

---

<sup>1</sup> 一种以小麦粉为主原料，用铁板烧烤成的日本料理。关东地方食用较多，尤以东京地区的文字烧最为有名。——译注

阿大几乎都会迟到。

“话说回来，直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这次换成我主动发问了。

“这可说不清。他只是往我家打电话联系了一下。之前期末典礼上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突然住院了……”

我们身后的自动门突然敞开了，传出阿大低沉粗犷的嗓音。

“哟，等很久了吗？”

阿大胸前抱着一堆法式油炸食品，走出了麦当劳。“阿大”这浑名的“大”字，并非来源于“大辅”这名字，而是法式油炸食品的“大中小”的“大”。光听名字，似乎就能隐隐感觉到一股子的油腥味。阿大勉强能系上塞满薯条的腰包。

“走吧，时间到了。”

听我说完，阿大就像是在喝果汁一样，把剩下的薯条全都一股脑儿地倒进嘴里，跑向朝日银行去取他的轻便自行车。即便从身后看去，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凸出在外的腮帮子。

“下一个住院的人，必定是阿大无疑啊。”

阿润说。我微微一笑。我们三个人一起蹬着自行车，出发去探望直人。

从月岛车站到隅田川的堤坝，只有短短的两百米距离。骑在车上，站起身来猛蹬踏板，爬上W字形的自行车爬坡道之后，眼前就是佃大桥了。我和阿润抢先骑上坡顶，一边在桥上休息，一



边等着阿大跟上来。令人困倦的隅田川岸边，矗立着玻璃和混凝土建成的一栋栋高楼。二十层、三十层，其中还零星散布着一些五十层的大楼。这里是我们出生长大的街镇，但每次在桥上抬头仰望，看到那片仿佛锯齿一般的天际时，心中却总会有一种身处异国他乡似的感觉。阿润沉默不语，仰望着那片豁然开朗、幽邃的深蓝天空。身处东京，是很难看到这样开阔的天空的。

阿大气喘如牛地赶了上来。竟然在轻便车上装上螳螂车闸，这家伙根本就不懂自行车。牢牢固定住上半身而不靠腹肌用力的话，踏板就会变得难以踩动。

“累死我了。估计是昨天干过头的缘故吧。”

阿大擦了擦汗。

阿润问：

“干了几次？”

“七次吧。”

阿大的回答中带着几分炫耀。当时班上男生之间谈论的话题，清一色地全都是一些自慰手淫之类的事。次数、时间、量、新颖的技巧和新鲜的创意，诸如此类。听阿大说干了七次，我不禁愕然。若是朋友们问起我一天之内最多几次，我嘴上会回答说三次，而实际上最高纪录也就只是两次。而且那种状态良好的日子，也可说得上是屈指可数。

“阿大这家伙果然异于常人啊。”

阿润惊讶地说。沐浴在从东京湾吹来的温暖海风中，我们

向着对岸的陆地飞奔而去。佃大桥全长约三百米，骑车沿人行道缓缓前行，不时有车辆呼啸着从四车道的道路中央飞驰而过。月岛虽然是一座明治时期就近填海造出的小岛，但对岸也同属中央区，有工地有银座，倒也算得上是一个小镇。银座后边的街巷，就是我们童年时代的玩乐场所。百货商店地下的食品免费品尝柜台和顶楼的庭院，我们全都了如指掌，却从没有感觉到这街镇有多美。

过了桥，在日冷大厦的街角拐弯后，我们沿着堤坝向圣路加花园骑去。那是一处新近建成、尚崭新锃亮的街角，甚至连人行道的铺路石上都雕刻着花纹；路旁流淌着人工开凿出来的小河。整个庭园看起来都颇为奢华。在两栋坐落着广告传媒公司、宾馆和超高级敬老院的大厦对面，贴着胭脂色瓷砖的建筑就是直人所住的圣路加国际医院。我们在排满出租车的环形车道一角停车，穿过厚重的木框自动玻璃门，走进了医院。楼里的感觉就仿佛宾馆的大堂一样，地板用黑白方格花纹的大理石铺成。天花板很高，放置在大堂四隅里的大型观赏盆栽植物，随着空调吹出的风轻轻摆动。上午的诊察与核账时间已过，挂号处只剩下星星点点的人影。尽管这家医院只对固定的患者开放，但我们这些常客却径直向着大楼中央的电梯走去。

站在三面装有扶手的电梯里，阿润说：

“你们都带了些什么来探病？”

“我带的这个。”

阿大从迷彩单肩包里掏出一本薄薄的杂志。

“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据说这杂志的卖点就在于，教你怎样上街随便找个女生搭讪几句之后，就能让她乖乖地把衣服给脱光。”

我们三人都收集了不少街头系的色情杂志。封面上是两个说不清好看还是难看的原宿后街系的女孩，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街角摊开双臂、摆出千篇一律的姿势，身上穿的都是旧牛仔褲加白色外套。

“不赖嘛。不过我还是好这口。”

说着，阿润从格列高利的小背包里抽出一本大开本的杂志来。不用看也知道，阿润是个出了名的巨乳洋妞狂热者。

“近来最受欢迎的，就是这个名叫克莉斯诺尔的。”

说着，他翻开粘有标签纸的一页。女人金发碧眼，胸前挂着两只比头还大的巨乳，光乳晕就有荷包蛋那么大，腰部则细得就跟蜜蜂似的，活像一个花样滑冰选手，身材妖艳得超乎常人。

“哲郎你呢？”

就在阿大冲我说话的同时，电梯马上就到七楼了。太好了。我带来探望直人的，就只是一本极普通的清纯少女脱衣写真集，不像他们两人带的那样有趣。里边有不少撩起水手服百褶裙的照片，就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哪里清纯。

电梯门刚一打开，两人便把色情杂志塞进包里，向病房走去。电梯厅旁是一间休息室，就仿佛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岛，沙发上零零

散散地坐着几个无精打采的人。走廊的尽头又是一道自动玻璃门，天花板上挂着摄像机。阿大冲着摄像头一笑，挥了挥手。

我们确认着走廊两旁的病房牌号，一路向前走。从右侧最里边数起的第二间，就是直人住的712病房。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，这家医院的病房全都是单人间。我们三个轮流从滑动门中央的玻璃窗往里窥视了一下，却只能看到挡住视线的窗帘。我带头敲响了房门。

“请进。”

屋里传出直人母亲的声音。

“打搅了。”

刚一进屋，伯母便拉开了窗帘。直人穿着竖条纹的病号服，躺在白色的钢管病床上，冲着我们一笑。从正中央朝两边梳的头发就仿佛做过银白色的挑染一样，半分花白。但他的头发并没有染过，而是真正的白头发。而更加令我感到震撼的，却是直人后颈上的无数皱纹。几十条环状的皱纹堆叠在一起，就仿佛戴着项链一般，一直延伸到开领的脖子根。我望了望直人的眼睛。在他那张满是皱纹、干燥无光的脸上，唯有那双眼睛和我们一样因不安而焦躁，仍旧带着初中生的年轻气盛。

“你没事吧，直人。我们今天带了不少好东西来探望你哦。”

阿大使了个眼色，说道。直人母亲从病房里的公用冰箱拿出乌龙茶，倒进纸杯里。

“医生让他今天好好休息，可直人却感觉挺闷的。”

“嗯，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三人里成绩最好、同时在伯母印象里也是最好的阿润用明快的声音回答。直人催促着说：

“难得大伙儿来看我，你就别在这儿碍事了啦。”

直人的话听来有些刺耳，但伯母却连声答应，点头拿起靠在椅背上的女式手提包。走出病房的时候，她回过头来说：

“我就在电梯旁的沙发上，润君你们回去的时候叫我一

声。”

看到围在病床边的我们点头，她轻轻地拉上了木制的滑门。直人的目光并未投向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，只听他用沙哑的声音说：

“你们又何必特意跑来呢？我不过只是住院例行检查罢了。”

“可班上却传，说你突然病倒，是让救护车送到医院里来的啊。”

听我说完，阿大连忙插嘴。

“你不会是纵欲过度，引发贫血了吧？话说回来，早泄这病名是不是也太离谱了一些？”

“阿大不管说什么，都要往H<sup>1</sup>和吃的上扯啊。”

阿润似乎有些不大耐烦。直人的病是早衰而不是早泄，那是一种衰老速度比常人要快上几倍的病。花白的头发，手上、脸上

---

1 H这个字母是日语中“变态”一词罗马拼音的头文字（hentai）。此后就引申出下流、色情等意。在本文中是“做爱”的意思。——译注

和脖颈的皱纹，全都是因为害了这病。然而衰老的只是身体，他的内心，依旧是一颗初中生的心，与我们没有半点区别。他时常会露出淡淡的笑容，温柔地注视着班上的女生和我们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就会感觉直人他仿佛已经活过了几倍于我们的年月，但这或许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罢了。

证据就在于，此刻直人早已迫不及待地翻开了阿大递给他的那本街头泡妞杂志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晒得肤色黝黑、身穿三点式泳装的冲浪女郎照片。阿润逗了他一句。

“这么盯着看的话，可是会让你给盯出个洞来的哦。”

“好久都没看到过这些了。医院这地方真是够无聊的，根本就不耐人待的。”

趁着直人翻阅杂志的时候，我们又接着聊了几句之前在教室里聊的话题。无非就是谁又在和谁交往，要不然就是邻班的图书委员胸部奇大这类的话题。直人把色情杂志往垫子下边一塞，说：

“阿大的那本最对我胃口，其次是哲郎的，最后才是阿润的。说来有些辜负了阿润，不过我对洋妞不大来电的。”

直人晃了晃他那只萎蔫得如同鸡冠似的手。阿润颇不服气，嚷着说我们这些头脑笨拙的小鬼，又怎能理解得了他的高尚品位呢。

“不过只是喜欢清纯女生而已吧？之前向直人借的录像带不也是宇宙企划的水手服吗？对了，直人的生日就快到了吧？”

“嗯，三月二十八日，下个星期六。估计这次是没法开派对了。听说那天我还出不了院。”

说着，直人望了一眼窗外的悬铃木。树皮斑驳陆离，白色散布于树枝上，枯黄叶片混杂在水灵灵的嫩叶之间。我们几个都沉默了下来。去年直人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开了个睡衣派对。直人的家，就在天光塔的三十四层。由于生病，直人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场颇为隆重的生日派对。我们四个人整整瞎闹了一宿。不知是谁提议的，说出门去逛逛，于是我们四人便在睡衣外边披上风衣，蹬着自行车，在漆黑的街上一路飞驰。我们穿过清澄路、黎明桥，一路直奔晴海埠头。初春的清晨，空气冷澈澄清，深深吸上一口，感觉就仿佛是在嚼着薄荷口香糖一样地清爽怡神。我们跨在自行车上，肩并肩地远望漂浮着黑色油污的东京湾，直到那片阴沉的天空渐渐发亮。那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一起看日出。一年之后的今天，直人身上的皱纹越来越深，而我们依旧在孜孜不倦地玩着那些初中生喜好的拙劣游戏。

阿大啞的一声拍响了手。

“送什么礼物好呢？有什么想要的你就说吧，我们这些弟兄一定会为你想办法的。”

直人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有了。只要和我老爸说上一声，他就会立刻给我买回来。”

“不如去搞些大婶专用的除皱霜，或者黑发套和老人用的尿不湿来吧。”

阿润的话音刚落，我们四人便齐声笑了起来。这已是我们拿

直人的病来开涮时常讲的笑话。

“还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礼物比较吊人胃口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很开心的。反正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我是永远都没法弄到手的。”

直人两眼望着病床，说道。要是我们三个人能各自把自己三分之一的年轻拿出来，合在一起送给他就好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也就能立刻从初中毕业。成年人是不会对成年人说教的。不管是谁，都早已当腻了学生。

“知道了啦，那我们几个就去好好合计合计，给你送一份称心的生日礼物好了。你就准备好接招吧。”

说着，阿大拍了拍胸膛。他那就跟游泳大赛里的波霸女似的胸脯不停地晃动。

“如果是让我尽情揉捏阿大的胸脯，那我宁可放弃。”

直人话音刚落，大家便爆笑不已。阿大故意胡闹，冲着横躺在床上的直人扑压过去。钢管床哀鸣阵阵。盖在脚头的毛毯被稍稍撩起，露出了直人的脚跟。看到那双脚，站在床脚一头的阿润一阵惊愕，脸色骤变。直人把阿大推到一旁，立刻拉起毛毯盖住脚。其后的一瞬，阿润的脸色已然恢复如常，直人抬头望他，他也表现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又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，我们离开直人的病房，穿过走廊，向着电梯旁的休息室走去。直人的母亲坐在靠墙的沙发上，呆呆地望着前方。虽然脸上的化妆得很精致，但还是掩饰不了她内心之



中的那股疲惫。

“打搅了这么久，真是抱歉。”

阿润改用那种乖孩子般的语调说道。从及腰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巨大窗户上，洒满了夕阳投下的余晖。阳光透过隔热玻璃射进屋里，沐浴着这毫无热度的橙色光线，我们在伯母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。难得休息，还让你们到医院里来探病。”

我们三人默默摇头。

“听说这次直人还得在医院里多住上一阵子才行。我也知道你们假期里还得去上补习班，都挺忙的，但能请你们多来看看他吗？一到和你们约好过来探病的日子，那孩子从清早起就开心不已。”

“这种事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啦。到他生日那天，我们可以单独在他病房里开个派对吗？”

阿润展开了速攻交涉，他的脑子依旧是转得那么快。直人母亲的脸上露出笑容，稍稍恢复了几分生气。

“行啦。不过这里毕竟是医院，也别闹得太过。”

“可以问您一件事吗？”

我一咬牙，开口问道：

“之前我们倒也曾经听说了直人患的是早衰，但这病的正式学名又叫什么呢？”

直人的母亲叹了口气。夕阳照耀下的花朵，再次萎蔫下来。